

徽州方言的性质和归属*

王福堂

提要 徽州方言在分区中曾有过独立成区和分别归入吴、赣、江淮官话的各种处理。这是因为方言的内部分歧和相邻方言的不同影响使它有了混合语的性质,变得难以归类。但联系方言中古浊声母清化后早期的音值来看,徽州方言还是以归入吴方言为宜。

关键词 徽州方言;混合语;归属

一 徽州方言在方言分区中的地位

徽州方言指分布在皖南地区旧徽州府歙县、绩溪、休宁、屯溪、黟县、祁门、婺源(现属江西)等地的方言。

徽州方言在汉语方言中以复杂著称,对它在方言分区中所处的地位,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看法。最早 1915 年章太炎在《检论》中说:“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1934 年罗常培调查徽州 6 县 46 个地点的方言,1935 年魏建功发表《黟县方音调查录》,此后徽州方言开始初步为人们所了解。1939 年赵元任在史语所的方言分区中也使“皖方言”(后改称“徽州方言”)单独成区。但 1955 年丁声树、李荣的方言分区删除了徽州方言。因为这一立一删,1960 年袁家骅认为,皖南徽州话“有点接近吴方言或赣方言,正确的分类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1962 年赵元任在《绩溪岭北方言》中说“徽州方言在全国方言区里很难归类,所以我在民国二十七年……就让徽州话自成一类。因为所有的徽州话都分阴阳去,近似吴语;而声母都没有浊塞音,又近似官话。但是如果嫌全国方言区分的太琐碎的话,那就最好以音类为重,音值为轻,换言之,可以认为是吴语的一种”,这就改变了早年的看法。而 1982 年丁邦新在《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一文的注释中说,徽州方言“从早期历史性条件看来,不能独立,……古全浊声母都清化后,平仄都送气。……江苏下江官话区也有同样的现象,如如皋、泰兴、南通都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可以看作是下江官话的一种,可能受到吴方言的影响”。1988 年罗杰瑞则在《汉语》一书中认为,“把绩溪话划入赣语问题不大”。以上一个时期中把徽州方言归入周围方言的处理成了主流。但其间 1974 年雅洪托夫强调皖南方言(按即徽州方言)的特殊性,认为“很难提出这个方言的任何共同特征。也许从反面描写它更好:在长江以南安徽和相邻省份的所有方言中,那些无法归入官话,或者赣语,或者吴语的方言组成皖南方言”,坚持皖南方言“由于语言面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01JB740005)的支持。

貌的特殊性，必须被划为一个特别的方言”。1989年李荣在《汉语方言的分区》中也改变了自己原先取消徽州方言的做法，并对赵元任新的意见提出异议。他认为虽然“徽语的共性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但根据有不分阴阳去的方言是吴语（如铜陵），分阴阳去的方言却不是吴语（如横峰、弋阳）的情况，目前“还是把徽语独立，自成一区”。不过李荣设立的徽语除旧徽州府方言和周围旌德、太平（旧宁国府）、石台、东至（旧池州府）的一部分，江西德兴、景德镇（旧饶州府）的一部分，还包括浙江旧严州府的建德、寿昌、淳安（包括原遂安），范围扩大了许多。近年来，曹志耘、平田昌司等对徽州方言和严州方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认为至少严州方言仍然可以归属吴方言。

以上所述，徽州方言或独立成区，或归入周围的吴方言、赣方言或江淮官话，分区中所有可能的不同设想都已经有人提出；而且徽州方言或独立或归并已经出现反复，有两位学者前后改变看法，这在汉语方言分区工作中也是仅见的。究其原因，恐怕是各家在当时条件下对徽州方言的了解存在差别，观察徽州方言地位问题的着眼点或侧重点也有不同。

二 徽州方言的语音特点

要判断徽州方言在方言分区中的地位，全面了解它的情况是一个前提。徽州方言的研究虽然开展较晚，但目前已经有不少材料可用于研究。下面列出徽州方言语音的共同点、内部分歧以及与周围方言比较等方面的情况。

2.1 徽州方言语音的共同点

(1) 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部分字送气，部分字不送气。例如：

	坛平	淡上	蛋去	达入
歙县	ɬ ^h ɔ	tɔ ²	tɔ ²	t ^h ɔ ²
休宁	t ^h ɔ ²	⁵ tɔ	ɬtɔ	tɔ _s

(2) 微、日、疑母音值为[m]、[n (ŋ)]、[ŋ (ŋ)]。例如：

	望微	日日	岩疑	蚁疑
歙县	o ² 文/mo ² 白	ni ²	ɛŋɔ	⁵ ni
休宁	au ² 文/ ⁵ mau 白	ŋie _s	ŋɔ ²	⁵ ŋi

(3) 泥来母开口字声母或分或混，齐撮口字声母则都区分。例如：

	南泥	蓝来	年泥	连来
歙县	ɛnɔ	ɛlɔ	ɛŋɛ	ɛlɛ
休宁	lɔ ²	lɔ ²	ŋiɛ ²	liɛ ²

(4) 知照组三等字声母音值为舌面音或舌叶音。例如：

	沾知	肠澄	赏书	船船
婺源	ɬɕi	ɬɕ ^h iũ	⁵ ciũ	ɛɕy
歙县	tɕiɛ ²	ɬɕ ^h io	⁵ ʃio	ɬɕ ^h yɛ

(5) 蟹摄一二等字韵母为单元音。例如：

	带一	街二	推一
歙县	tɔ ²	ɬkɔ	ɬ ^h a
休宁	ta ²	ɬka	ɬ ^h o

(6) 流摄开口一等韵全部或大部分字转为齐齿韵。例如:

	头	凑	狗
歙县	ɛtiy	ts ^h iy ²	ky
休宁	t ^h iou ²	ts ^h iou ²	tciou

(7) 咸山宕江摄阳声韵韵尾弱化, 韵母转化为鼻化韵, 或进而再转化为阴声韵。例如:

	衔咸	天山	娘宕	项江
歙县	ɛxɔ文/ɛkɔ白	ɛt ^h ɛ	ɛŋio	xo ²
休宁	xɔ ² 文/kɔ ² 白	ɛt ^h iɛ	ŋiou ²	χau
婺源	ɛxɿ	ɛt ^h i	ɛŋiã	xã ²

(8) 咸摄一等覃谈韵部分方言区分, 部分方言相混。例如:

	蚕覃	惭谈
歙县	ɛts ^h ɔ	t ^h ɔ
休宁	ts ^h a ²	ts ^h ɔ ²

(9) 平声、去声分阴阳。例如:

	东平	同平	冻去	洞去
歙县	ɛtan	ɛtan	tan ²	tan ²
婺源	ɛtom	ɛt ^h ɔm	tɔm ²	t ^h ɔm ²

2.2 徽州方言内部语音分歧

徽州方言分布面积虽然不大, 语音上却存在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如下:

(1) 尖团音部分方言保持对立, 部分方言已经混同。例如:

	进精	劲见
歙县	tsin ²	tjin ²
婺源	tsein ²	tjein ²
绩溪	tciã ²	tciã ²

(2) 皖南西部部分方言存在长介音。这种长介音可能是某种特殊演变的结果。就音节结构来看, 长介音实际上应该是主要元音, 原来的主要元音则弱化为韵尾。例如:

	先	短	卷
休宁	ɛsiɛ	t ^h uɛ	tcyɛ
歙县	ɛsɛ	t ^h an	tjyɛ

(3) 入声韵少数方言有喉塞尾[ʔ], 多数方言失落韵尾。例如:

	叶	七	木
绩溪	iaʔ ₅	t ^h ieʔ ₅	mvʔ ₅
休宁	ia ₅	ts ^h i ²	mo ₅

徽州方言和严州方言也有差别, 特别是旧严州府东部方言的声韵调还各有系统的文白异读。以建德、寿昌方言为例。

(1) 古全浊声母清化后, 塞音塞擦音读书音平声送气, 仄声不送气; 口语音建德去声送气, 平上入声不送气, 寿昌平仄声基本上都送气。例如(同一字文白读音调类相同调值不同的标写出调值。下同):

	婆平	棒上	度去	薄入
建德	ɛp ^h u ²¹¹ 文/ɛpu ³³⁴ 白	paŋ ² 文/ɛpo白	tu ² 文/t ^h u ² 白	pəʔ ₂ 文/ɛpu白
寿昌	ɛp ^h əu ¹¹² 文/ɛp ^h əu ⁵² 白	pā ² 文/ɛp ^h ā ² 白	tu ² 文/t ^h u ² 白	pəʔ ₂ ¹³ 文/p ^h əʔ ₂ ³¹ 白

(2) 咸山宕江摄阳声韵韵母，读书音为鼻尾韵或鼻化韵，口语音转为阴声韵。例如：

	敢咸	权山	床宕	江江
建德	ka ⁵⁵ 文/ke ²¹³ 白	ɛtɕ ^h ya ²¹¹ 文/ɛtɕye ³³⁴ 白	ɛtɕ ^h yaŋ ²¹¹ 文/so ³³⁴ 白	ɛtɕiaŋ ⁴²³ 文/ɛko ³³⁴ 白
寿昌	ka ⁵⁵ 文/kie ²⁴ 白	ɛtɕ ^h ya ¹¹² 文/ɛtɕyei ⁵² 白	—	—

(3) 浊上字声调有不同的分化：建德读书音清上、次浊上合流，全浊上归去，口语音清上浊上合流；寿昌读书音清上、次浊上合流，全浊上归去，口语音清上浊上分流。例如：

	椅(稳)	米	坐
建德	i ⁵⁵ 文/i ²¹³ 白	mi ⁵⁵ 文/i ²¹³ 白	tsu ² 文/ɛsu白
寿昌	uen ⁵⁵ 文/uen ²⁴ 白	mi文/mi白	tsu ² 文/ɛsu白

2.3 徽州方言和周围方言语音上的共同点和差异

徽州方言处在吴方言、赣方言和江淮官话之间，语音上和每一个方言都有相同点和不同点。徽州方言在古全浊声母音值这一早期历史性标准方面和相邻各方言都有不同。古全浊声母在吴方言中保持浊音音值，赣方言中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平仄声都送气，江淮官话中除如皋、泰兴、南通等少数方言外，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例如：

	坛平	淡上	蛋去	达入
苏州	ɛdɛ	dɛ ²	dɛ ²	daʔ ₂
南昌	ɛ ^h an	t ^h an ²	t ^h an ²	t ^h at ₂
扬州	ɛ ^h iæ	tiæ ²	tiæ ²	tiæʔ ₂

徽州方言本身则清化后塞音塞擦音部分字送气部分字不送气，其间没有语音条件。从这一早期历史性标准来看，徽州方言不同于周围的任何一个方言。

但徽州方言与周围方言也有共同点。其中与吴方言有较多相同的语音特点。如苏州话：

- (1) 微日疑母音为 [m n ŋ]，例如：望 voŋ²文/moŋ²白 | 日 lɛʔ₂文/nit₂白 | 岩 ɛni₁文/ɛŋɛ白；
- (2) 知照三等字声母为舌面音，例如宁波：沾 ɛtɕi | 肠 ɛdzia | 身 ɛciŋ | 船 ɛziɛy；
- (3) 蟹摄一二等字韵母为单元音，例如：带 to² | 街 ɛkɔ | 推 ɛt^hɛ | 快 k^huo²；
- (4) 覃谈区分，例如：蚕 ɛzɔ | 惭 ɛzɛ；
- (5) 平声调去声调分阴阳，例如：东² ɛtoŋ | 铜 ɛdoŋ | 冻 toŋ² | 洞 doŋ²。

此外，浙南个别方言中还有见于徽州方言的特殊的长介音，如：

	八	烟	湾	端	兼	锅	砖
金华	pu:ɑ ₂	ɛi:ɑ	ɛu:ɑ	ɛtu:ɛ	ɛtɕi:ɛ	ɛku:ɛ	ɛtɕy:ɛ
永康	—	ɛi:ɑ	ɛu:ɑ	ɛtu:ɛ	ɛci:ɛ	ɛku:ɛ	ɛtɕy:ɛ

徽州方言与赣方言也有不少相同的语音特点。如南昌话：

- (1) 微日疑母音值为 [m n ŋ]，例如：望 voŋ²文/moŋ²白 | 日 lɛʔ₂文/nit₂白 | 岩 ŋan²；
- (2) 流摄开口见组一等为齐齿韵，例如：头 ɛ^hɛu | 狗 ɛ^hkiɛu | 藕 ɛ^hŋiɛu；
- (3) 覃谈区分，例如：蚕 ɛts^hɔn | 惭 ɛts^han；
- (4) 平声调去声调分阴阳，例如：真 ɛtsən | 臣 ɛts^hən | 镇 tsən² | 阵 ts^hən²。

流撮开口一等韵主要元音为前元音，因此有可能使韵母转为齐齿韵，舌根音声母顎化。这一主要元音为前元音的现象也见于客家话，例如梅县：狗¹keu | 藕¹ŋeu文/ɛŋeu白 | 后²heu²文/ɰheu白。看来徽州方言中的这一特点与客赣方言有关。

相比之下，徽州方言与江淮官话仅有较少相同的语音特点。例如：

(1) 覃谈区分，例如泰兴：蚕¹ts^hɛ文/ɛts^hɔ白 | 惭¹ts^hɛ；

(2) 平声调去声调分阴阳，例如南通：东¹ɬɿ | 铜¹ɬɿ | 冻²ɬɿ² | 洞²ɬɿ²。

不过江淮官话南通、泰兴等方言与吴方言存在历史的渊源，所以这些特点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吴方言的特点。至于南通、泰兴等方言古浊声母清化后一律送气，则恐怕不能和徽州方言清化后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的现象相联系，而可能和客赣方言有关。

如上所述，徽州方言具有众多语音特点，但内部有分歧，缺乏一致的重要特点。徽州方言与周围方言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与吴方言最为接近，其次为赣方言，而与江淮官话距离较大，但与任何一个方言也都缺乏重要的共同特点。

三 徽州方言的历史

从上述语音情况来看，徽州方言内部缺乏一个属于早期历史性标准的共同特点，与周围其他方言也没有这样重要的共同特点，因此判断徽州方言在方言分区中的地位是有困难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要从徽州方言的历史及徽州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关系中寻找。

徽州方言的分布地区在上古时期是越人所居，他们与居住在吴、越、赣的越人是同一种族。东汉三国时，东吴开发江南，江北汉族居民大量进入江南。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居民为躲避战乱又曾多次南迁，其中颇有迁入皖南一带的。民国年间的《歙县志》说：“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三期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也。”直至明以后，江淮地区的居民也还有不少移入的。以上各次战乱平息以后虽然都有一部分居民迁回原籍，但以居留的为多，因此徽州地区的居民其实很早就已经转成以汉族为主体了。

徽州地区境内山水阻隔，交通不便。居民多以务农为生，与外地交往也不多。唐宋以后，徽州地区通过新安江水运输出土特产如茶叶、木材、药材及徽墨歙砚等至浙江临安一带，或西向至江西浮梁贸易，因此与周围地区，特别是新安江流域的严州地区有比较密切的交往。明清时期，大批徽州人外出至淮扬一带经商形成潮流。徽商的活动造成了数百年间徽州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但到清末民初时，近代工商业兴起，铁路公路开通，新安江水运停滞，徽商经济趋于没落，徽州地区复归闭塞，甚至和严州地区的联系也减弱了。

从语言角度看，皖南在上古是越人语言的分布地区，中古以后成为汉语方言——江南吴语的一部分。“徽州‘辟陋一隅，险阻四塞’，……山民索然寡居，不染他俗”（《新安志》），长期闭塞不仅影响本地区的交往，造成方言的内部分歧，也和吴越产生一定的阻隔，可能因此形成本方言的某些特点。唐宋以后的移民往来及商业活动又使徽州方言与浙江（特别是新安江严州地区）、江西、江淮地区的方言多所接触。总起来说，徽州方言中古以后是吴语的一部分，但在闭塞的环境中也可能逐渐产生一些自己的特点。徽州方言与严州方言有较多共同点，不仅是因为原来同属吴语，与新安江水运造成的密切交往也有关。徽州方言又受到周围方言的影响，与客赣方言和江淮官话的共同点应该是长期地区间交往的结果。

四 徽州方言的性质和归属

如上所述，徽州方言原来是吴语的一部分，但后来有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与吴语有所区别；因为受到客赣方言和江淮官话的影响，和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又不能因此归属这些方言。由于徽州方言本身没有可以独立成区的重要特点，“很难归类”就被考虑作为自成一区的理由。也就是说，多位学者把徽州方言处理为独立的方言，并不是因为它具有独立成区的充足条件，而是因为它无法归入其他方言。

就语言特点来说，徽州方言实际上具有某种混合语的性质。徽州方言共时的语音系统中包含有吴方言、客赣方言和江淮官话的多个层次。多种不同的层次模糊了徽州方言原来的属性，造成了归类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徽州方言就在多次的方言分区中独立成区，跻身于大方言之列。不过用以区分方言的语音标准数十年来都是以正面运用为原则的，即都是因为具有某些重要特点而确定其为某个独立的方言，并不是采取“反面”的做法，即本身没有重要特点，只因为不能归入其他方言就确定其为某个独立的方言。像徽州方言这样仅仅因为“很难归类”而被提拔起来置身于汉语大方言的行列，而且又是一个很小的大方言，将始终会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徽州方言如果不能独立成区，根据前文所述古全浊声母的表现，要归入其他方言也是困难的。不过这样做虽然困难，似乎仍然有考虑的余地。比如徽州方言和吴方言目前仍然具有众多的语音共同点。而且它们在古全浊声母演变方面的不同表现，看起来是区分为两个不同方言的依据，实际上却有其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也许可以通过历史的比较来揭示。

徽州方言中古全浊声母早期的情况和目前是不同的。清江永曾在《榕村《〈等韵辨疑〉正误》一文中指出：“吾婺源人呼群、定、澄、並诸母字，离县治六十里以东达于休宁皆轻呼之，六十里以西达于饶皆重呼之。”“轻呼”指不送气，“重呼”指送气。可见三百年前休宁话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读不送气音，婺源以西旧饶州府的赣方言才读送气音。既然徽州方言原来是吴方言的一部分，这三百年前的不送气音应该就是吴方言的层次，后来出现的送气音是赣方言影响的结果。

吴方言的古全浊声母目前仍然保有浊音音值。如果认为这一特点与三百年前休宁话的情况有关，理由首先在于吴方言的浊塞音塞擦音是不送气的（目前吴方言浊声母在单字音中自带的送气，实际上是附着在阳调字音节上的浊气流，并不是声母部分的送气成分）。不送气的浊声母清化，如果没有外来干扰，应该会成为不送气的清音。其次，目前吴方言中的古浊声母并非无一例外全部保有浊音音值，边缘地区少数方言中已经有程度不同的清化，而清化后的塞音塞擦音基本上就是不送气的。比如浙南赣东地区，松阳小槎、龙泉等方言平去入声字声母保持浊音音值，上声字声母清化不送气；景宁标溪、上饶、江山长台等方言上去入声字声母保持浊音音值（景宁话清上字并浊化），平声字声母清化不送气；泰顺罗阳话上入声字声母保持浊音音值，平去声字声母清化不送气；庆元话则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都清化不送气。以松阳、庆元方言为例：

	同平	动上	洞去	独入
松阳	sdoŋ	⁵⁵ toŋ	doŋ ²¹	doʔ ²¹
庆元	sdoŋ	⁵⁵ toŋ	toŋ ²¹	touʔ ²¹

又如浙西皖南地区，郎溪定埠话平声字声母保持浊音音值，上去入声字声母清化不送气；石埭掘珠、贵池灌口等方言不论平仄都清化不送气。（浙西皖南地区有的方言古浊声母还有弱化和擦音化的音变，是另一种方向的演变。）上述地区也有个别方言古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送气的，如江山城关话平声字清化送气，昌化昌北话入声字清化送气，太平永丰话不论平仄都清化送气等，从地理位置来看，可以认为是赣方言的影响。以上松阳小槎、庆元、郎溪定埠、贵池灌口等方言古全浊声母清化后不送气的情况和三百年前的休宁话相同。这些古全浊声母清化后不送气的方言，实际上把保有浊音音值的绝大多数吴方言和清化后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的徽州方言联系起来，成了它们之间的中间阶段。因此，借助上述历时比较可以把吴方言和徽州方言的共时现象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古全浊声母在绝大部分吴方言中保持浊音音值；但浙南赣东和浙西皖南少数方言已经开始清化，清化后不送气；皖南赣东北浙西十余方言已经完全清化，清化后部分字保持为不送气，部分字变为送气（其中旧徽州府的祁门、婺源、绩溪和旧严州府的淳安、寿昌等方言甚至大部分变为送气）。

这样描述的结果便是把徽州方言归入吴方言，成为吴方言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处理会动摇赵元任的吴方言声母全清次清全浊三分的定义，从而改变吴方言的内部结构，使一直被认为是保有古浊声母浊音音值的吴方言有了古浊声母清化的次方言或土语群。但这也正是赵元任后来的主张。而且考虑到湘方言根据古全浊声母部分保持浊音音值部分清化的类似情况区分为不同的次方言——老湘语和新湘语，则同样的处理原则和方法用于同样具有历史渊源和众多共同特点的吴方言和徽州方言，也应该是可行的。实际上目前吴方言中古全浊声母部分清化或全部清化的方言已经不限于个别，并将日益增多，即使不涉及徽州方言的归属问题，仅就吴方言内部的情况来说，上述处理恐怕也将是不可避免的。而徽州方言如果归入吴方言，成为吴方言中的一个次方言或土语群，也许是最为合适的归宿。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1996 《严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丁邦新 1982 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清华学报》新 14 卷第 1、2 期；又见《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8。
- 李 荣 1989 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第 4 期。
- 平田昌司等 1998 《徽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魏建功 1935 黟县方音调查录，《国学季刊》4 卷第 4 期；又见《魏建功文集（三）》，江苏教育出版社。
- 雅洪托夫 1986 汉语方言的分类及地理分布，载《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 袁家骅等 1983 《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2002。
- 赵元任、杨时逢 1965 绩溪岭北方言，《史语所集刊》36 本上。
- 郑张尚芳 1985 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方言》第 1 期。
- 郑张尚芳 1986 皖南方言的分区（稿），《方言》第 1 期。

（王福堂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中心）